

一位疑似新冠病人的自我救助：换着药方吃药，隔着房门聊天

原创 安卓 第一财经

29.01.2020

第一财经



本文字数：2510，阅读时长大约4分钟

导读：他将自己隔离在家里的主卧室里，自己和家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，偶尔他们会聊天，中间隔着紧闭的房门。

作者 | 第一财经 安卓

1月27日凌晨1点，汉口的刘文（化名）步行了近4公里来到医院，被疲惫不堪的医生诊断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，但暂不严重，随后，他回家进入了自我隔离、自我用药的状态。

“我的母亲也出现了类似症状，孩子没事，妻子的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，目前也开始发烧，丈母娘急得到处打电话，但我不能慌。”刘文在接受记者远程网络采访时说，这几天隔离，让他感觉到，治疗和心态密切相关。

“积极解决问题，抱怨是没用的，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太强，但就威力来说，自我感觉，和SARS没法比，当然，这也和我平时身体比较好有关。”他说。

刘文也将自己的经历写到了网上，他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自我治疗方案，让大家更加理性地面对眼前的困境，保持积极的心态。

截至1月27日24时，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0个省（区、市）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515例，重症病例976例，累计死亡病例106例，累计治愈出院60例，疑似病例6973例。另外，已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7833人，当日解除医学观察914人，4413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



自我隔离

其实，每一年的春节，刘文都会选择带着家人外出度假，但这一次，由于恰逢孩子期末考试后要参加写字班，以及一个必须参加的芭蕾舞文艺演出，导致他和家人停留在了武汉，也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。

刘文早前在媒体工作，长期的职业素养，让他具备了高度的信息敏感性。早在元旦期间，一份名为《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刘文当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并始终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保持足够的重视。

元旦之后，刘文就储备了70多个n95口罩、普通口罩100个、500双手套。“很多人注意口罩，但忽略手套了，我觉得这个也重要。”

但他和母亲还是出现了疑似症状。

1月22日-24日期间，刘文开始出现了感冒症状，此时，网上消息已经铺天盖地，赶紧进入居家隔离状态，连出门丢垃圾都是戴着口罩严密防护。

24日下午，他给母亲打电话，得知老人也发烧了，刘文觉得事态不对。提前购买的奥司他韦已经在22日就开始每日服用一粒的预防模式，再加上莲花清瘟胶囊，也即时开始服用。

在1月24日出现明显症状之前，刘文说，他曾经去过三个地方，包括武汉中轻大楼、武汉天地皇家芭蕾舞以及湖北剧院，往返都是自驾车或网约车，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传播路径。

到了24日晚，刘文的体温继续升高，达到38.5度，为防失控，他又服用了美林，半小时后体温开始下降。25日早上醒来微烧，但咳嗽加重且有痰，刘文开始加服阿莫西林。“这不是我乱吃药，我也是在网上向武汉同济医院医生问诊后作出在家吃药隔离的决定。”

他将自己关进了家里的主卧室，进行自我隔离，自己和家人在家都戴着口罩和手套，家人会将做好的饮食放在他的门口。

此时的整个湖北省，截至1月24日24时已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29例。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5682人，已解除医学观察971人，尚在接受医学观察4711人。用于防控的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、N95口罩、医用口罩、防护面罩、隔离衣、消毒液等告急，在全国，多个省市启动一级响应抗击疫情。

汹涌的外部消息，和家庭突然的变故，给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，“我的妻子，她的精神压力最大，我隔离后，家庭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了她的肩膀上，以往，我把她和女儿保护得太好了，当我出问题的时候，她一时间无法承受这个压力。”刘文说。

妻子的情绪进一步传导到丈母娘，“丈母娘到处打电话搅动了一圈人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作用，除了制造紧张情绪。”刘文说。

而在这期间，刘文依旧在间歇性高烧中，他的抵抗力在和病毒做顽强的战斗，但他同时也知道，自己必须要去医院了，即便，各路消息都在提醒他，如今的医院，是最危险的地方。



就医的路上

“26日晚上7点左右，我开始按照政府发布的流程就医，最终打通了区里公布的咨询电话，告知了定点医院汉口医院的一位主任的电话。经过咨询得知，我可以自己去医院看发热门诊，考虑到发热两天以上，且咳，医生建议我尽快去。看看濒临崩溃的老婆，再看看丈母娘在家族群里的发言，只能去医院了。”刘文说。

但新的问题是，怎么去？公共交通停了，出租车没有了，如果自己开车，定会污染车辆，考虑再三，刘文决定步行过去，距离大约3.5公里。

戴上口罩、眼镜，头戴一次性的浴帽，脚上、鞋子外面均套上鞋套，戴好医用手套，刘文于26日晚上8点40左右，全副武装出门了。

路面上只有零星几个人，除了救护车和少量私家车以后，整个城市一片寂静。他感慨，“真的难以想象，这就是我生活了40多年的城市，一个1000多万人的大都市。”

寒风中跋涉了接近一个小时，刘文到了汉口医院，依照程序，先挂号，再测血氧饱和度，结果显示血氧饱和度合格。在医院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就诊者，“我后面一位30多岁的女士，口罩都戴歪了，走路也不太行，状态很不好，血氧饱和度只有81%，护士赶紧叫人扶进抢救室，后面又来了一位孕妇，血氧饱和度88%，明显不妙，也进了抢救室。”

经过前些天人山人海的混乱以及后续政府的疏导，此时的医院，就医的人并不多。尽管如此，刘文还是等待了大约2小时，抽了血，照了CT。

医生看到刘文的CT报告后，认为是疑似病例，但目前还不能检测是否为新冠肺炎。医生认为，刘文的症状不严重，可以自行回家吃药，进行隔离。

回到家后，刘文继续隔离、吃药，并持续监测体温。

汉口医院的医生开了一个治疗方案：口服阿莫西林+莲花清瘟+奥司他韦，但刘文后来又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上了协和医院的一位朋友，拿到了另外一个针对自己的药方：阿比多尔+莫西沙星+莲花清瘟或金叶败毒。刘文转而服用后者。他感觉，换了药方之后，自己的状态有所恢复。

现在，刘文每天就独自在主卧室里“闭关”，偶尔会与家人有一些交谈，但中间隔着一扇紧闭的房门。

不过他的心态挺好，“我没事，状态不错。”面对省外朋友的问候，刘文会这样回答。“可以多睡觉，看书、玩手机、聊天、打电话，都是很好的。”

27日下午6点，他还吃了一顿老婆煮的饺子，直叹“真是觉得太美味了。”

但这天晚上他还是伤感了。

“晚上8点，小区里好多人开始唱国歌，原来是本地群发了号召大家唱国歌的消息，之后是铺天盖地的‘武汉加油’，足足响了10分钟。说实话，在家里面听着外面的歌声，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眼泪根本就止不住。”刘文说，他目前还在持续恢复中，家人的症状还有待观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【推荐阅读】

UP主实拍：“空城”武汉的物价、交通、生活状态



现场·真相·专业

我们是
第一财经
Y I C A I



[阅读原文](#)